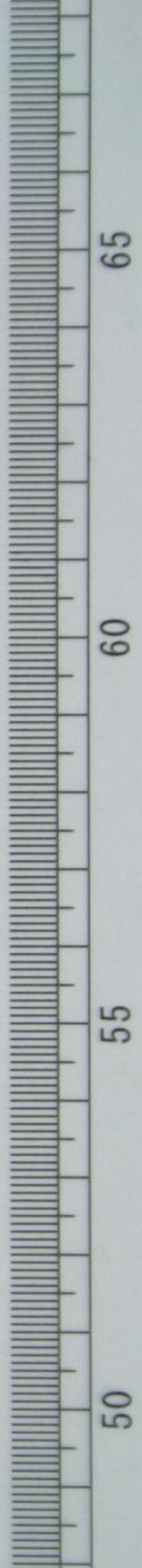


2-8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3





龍威秘書三集

歷代詩話八種

第八冊

臨漢詩話

宋魏泰

淳南詩話

宋王若虛

龍威秘書三集八冊目

010190608935



音方和書三集

臨漢隱居詩話

魏

泰

道輔

丁巳文庫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美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  
 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彿也奈國大長公主  
 薨帝賜挽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  
 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霓散舞衣霓一作霞  
 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非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靈車  
 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幃一作衣  
 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為招一作可慶自為招

臨漢隱居詩話

二



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

空環沁

環作還

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

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

按此條冷齋夜話述之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蘊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之木蘭廟

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昔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于豺虎也予觀老杜潭州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我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將一迎豈不若岸花檣燕也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

怒張一作詬怒

老杜最

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昭之詩則知子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虛矣

竹有黑點謂之班竹非也湘中班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爛班可愛此真班竹也韓愈曰剝苔弔班林角黍餌沈塚是也按胡仔漁隱叢話云班竹惟清湘未嘗每點上苔錢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班竹極大而班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也

韓愈南溪始汎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求良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慄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云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也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



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誰編

按韓集作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樂天守忠州也韓按

為君編文苑異方云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元和未此詩作于貞元二十年間攷其時非也近席氏刻昌黎詩以二語注題下竟似韓自注又矣繆其趙職江云開牧謂唐次忠牧李吉甫也

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云仍聞放

朝衣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來韓閣老

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按此是工部墓誌非論也先杜而後李韓退之

不以為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

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

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

下沈顏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

觀退之荅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

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澹拳跼梯飈飈伶俜悔狂

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為信然而沈顏為妄

辨也



韓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無等差及贈盧仝詩云  
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卽此時也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

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

水南山人今又往按韓集作又繼往鞍馬僕從照閭里按集作塞

間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

時事按集作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

時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飾僕御以夸

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

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

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

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曰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

何等書也按韓文攷異本云春秋三傳束高閣朱子云三方作五或作左俱非

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韓

愈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于酌天漿



幽至于拔鯨牙其思贖深遠宜如何而詎止于曹劉  
沈宋之間耶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  
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  
自閒心與身為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  
疾愈響報何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  
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諺宋之曰愛此  
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間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  
之間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間集中儘有  
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採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  
真枉死也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  
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  
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  
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  
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寄情  
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薜荔兮江中寒芙蓉兮木末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造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勸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祐題名其旁又利

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全篇曰恩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朴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閒遠也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  
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覺蹙久之取筆書窗  
曰霜筠一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  
余而入元豐己未按漁隱叢話作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  
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  
法雲寺偶坐于僧房是時雖無霜雪而虛憇松竹皆  
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牕并誦此詩公憮然曰  
有是乎領首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

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  
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  
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父四人  
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  
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  
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父之  
黨乎一坐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  
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予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  
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



健

清健一作健  
健見一作新美

但恨其少餘味爾荆公曰不然如行

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

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草原荆公之意

原一作曉信乎所見

之殊不可強同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瀹茗天禧末寇萊公  
淮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又題名而  
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感二相連斥遂作詩云平  
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  
轉使高僧薄寵榮

王旂游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止翹

一絕云陣前金瑱生無愧

金瑱一作山卑

鼓下蠻奴死合羞

三尺吳縑暗塵土凜然蒼鵠欲橫秋旂不能辨卷畫

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瞻象袁陟詩也陟

洪州人

一本云袁世弼詩  
也世弼汝州人

慶歷初登進士第官至太

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早死

文章多流落此詩在陟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瑀

實音蟻陟誤呼也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



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  
 美目風日為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  
 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  
 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  
 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一本云惟昔艱難初事與  
前世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鑑夏商之  
 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按著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與覺範為前輩必覺範述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誅

褒姒如褒姒周淫也疑夏字為誤當云商周也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  
 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此說無狀不足道也按畋詩云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終是聖明

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黃伏匿維  
 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  
 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無多病  
 故人疎明皇曰我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  
 也因命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撫言諸書載之尤詳  
 且浩然布衣闖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



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居之端以爲意主肅宗此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柰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也杜牧好用故事仍于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壁乎肪鮮是也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麋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初無黃麋字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青灣覩八九之紅菱

按樊川集云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菱姍然如婦嫺然如女芟芟也

牧乃指爲荷花其爲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嘗何龍牧謂龍見而奪故用龍以此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鬬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鬬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鬬龍耶

按春秋書龍鬬云云似宜別爲一則

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



未嘗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

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帛里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



佛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

按皇甫湜云云至亦善評文者二十三字元本自為一條今據漁隱叢話入此則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

事又一二奇字漁隱叢話無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

其實所見之僻也漁隱叢話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

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畧雲端求古人遺琢挾手不

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漁隱叢話挾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他無大好处筆驛銅雀

臺閣侯廟詩為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

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輝者幾矣白居易

易亦善作長韻敘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

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

也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

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

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

比梅堯臣寫字被人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為尚書



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荊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此作詩  
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日業然近日復  
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  
而口占一絕云南園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  
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鶯黃嫋嫋垂真佳句也

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王平甫題壁有宮殿影搖河漢  
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  
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吟

佳客請消暑

一作驅暑

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

諭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  
爲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  
詞甚多無出此句

章丞相惇自少喜脩養服氣辟穀飄然有仙風道骨在  
東府栽桐竹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  
年跨遼海經此一徘徊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  
中元李文定公迨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



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  
有萬種我公蟠屈為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  
此為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權餘光  
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漁隱叢話云餘光燭  
物施洪恩我公得此  
為經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麤淺然亦豪爽也默  
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  
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亢狂鄙熙寧末  
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  
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  
崑體識者病之歐陽文忠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渡  
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為佳句予見劉子  
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蓋思  
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  
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  
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漁隱叢話作  
蓋將信疑唱唱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



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苦愈工於前也

王禹稱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文忠公曰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漁隱叢話極快健也勝前句多矣按宋句據漁隱叢話補入

詩豈獨言志往往識終身之事范仲淹小官時詠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其猶訝一分虧希文久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于參知

政事王荆公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鄆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鄆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得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荆公大儒也孟子後一人而已雖萬世之下聞其風宜企慕之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蠡起皆合白雪之句也按漁隱叢話無荆公大儒也至企慕之數語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一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



酒也因置酒其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

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一作其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

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嘗語

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

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會應地作開按潘子真詩

問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鎮宛邱

歐乃作啓敘平生出處以發謝悃其略曰伏念曩者

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

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

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瞻木答之甚減裂

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

終不平云云攷之侯鯖錄因歐公此詩明日蔡襄遂

言其事晏生此罷相固宜有作圖之語茲如子真所

也云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

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于境上者十有

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

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

極醉巫峰倒聯吟嶰瑄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

用故事亦恰好一無此

慶歷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

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



外倒戈回荒墳斷龍逾三只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為

仇家陳述古挾其事以聞禡一職

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

一本云為王宮教  
授有宗室能詩

冬

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

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

一本云  
會逸復

以請求受賄  
事因廢斥之

溫成皇后初薨曾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永叔禹玉同在

翰林院以其虛閣故不進俄而有旨令進溫成閣帖

子永叔未能成禹玉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土有仙

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

人間永叔深歎其敏麗

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又按  
曲洧舊聞云歐公與王禹玉

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  
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  
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  
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  
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  
海上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  
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歐公昔日君文  
章真是含香九子也此說與道輔所紀小異因附錄  
于此

大臣有少時雖脩謹然亦性通脫有數小詞傳于世可

見矣慶歷中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至韋城飲于



縣令家復以邑倡自隨逮曉畏人知以金釵贈倡期  
緘口亦終不能祕也嘉祐中大臣爲館職奉使契丹  
歸語同舍吳奎曰世言雨逢甲子則連陰信有之昨  
夜契丹至長垣往來無不沾濕長文戲曰長垣逢甲  
子可對韋縣贈庚申也大臣終無悔恨

下澤澆水處多蚊蚋秦州西溪尤甚每黃昏如烟霧晦  
合聲如殷雷無貧富皆以紗絹蒲練蕉葛爲廚罩支  
笏皆不能露坐至以泥塗半馬不爾亦蕩害范希文  
嘗以大理寺丞監秦州西溪鹽務爲蚊蚋所苦有詩

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  
程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爲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信州  
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坑冶信州  
在所提舉源欲爲鑄發舉狀移牒令鑄供歷任脚色  
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  
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蹤跡轉沈埋源有慙  
色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



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有  
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  
爲蜜翁翁會官于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蒼惶  
振恐衣皮裘兩重伏于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  
窟爲土空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  
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  
裘入土空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姪  
不率教亢方詰責欲杖之姪倚醉大言曰安能杖我  
爾但堂伯伯亢笑曰糖伯伯可對蜜翁翁也釋而不

問按張亢一段漁隱叢記不錄

永叔詩話載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厮短初靴兒末  
厥兵不曉末厥之義又嘗問王洙亦不曉子頃在真  
定觀大閱有一卒植五方旗少不正大校恚曰你可  
末豁如此子遽召問之大校笑曰北人謂麤疎也豈  
厥之音豁乎亦莫知孰是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復教以  
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之詩云山陽女子  
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



頭魯公體

妙作一本  
作妙畫

英英貌甚陋固云不事梳洗

故有不事  
梳洗之句

中郎孫君謨也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管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  
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畱之使  
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管之妓泣懇曰  
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舍之梅  
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  
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秃鶻秃鶻尚欲遠飛去何  
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苗振興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鄞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  
載以歸或言鄞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是時王遠亦  
居鄞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祿重富於  
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  
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隣也草舍茅簷  
真可哈伯起振字東隣達自謂是時王荆公秉政間  
此詩遽遺王子韶為浙路察訪于明州廉得其實遂  
起大獄振竟至削奪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



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草  
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  
荆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人小牕紗秋意應憐我  
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  
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知  
一作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  
去秋來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  
風皆脫灑可喜也

老杜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蓋詩欲氣格完遠終

篇如一然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也

永叔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  
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  
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曾薛道  
衡峻潔可喜也

白樂天海圖詩

漁隱叢話作  
海圖屏風詩

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

可求鼎屬牽不動綸絕沈其鉤一鰲既頓頤諸鰲齊  
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百川心一作遂  
使江漢  
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



爲之大息

蘇子美監進奏紙因秋賽會同舍各釀金以飲時洪州人李定欲預此會禱堯臣以干姦欽不從定大怒遂暴其席上之事于言路一時俊豪皆坐斥逐聖俞有客至詩曰有客十人至其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謂定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不可得大宗時朱嚴第三人及第稅舟赴任至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是也天禧末李迪自宰相謫衡州副使至儀真時鄭載爲發運使假張駝子客舟赴貶所尤可怪也

陸起性滑稽宰吉州廬陵劇邑訴訟尤多起旣才短率五鼓視事至夜分猶不能辦自作一絕題廳壁云驅雞政府本來無剛被人呼邑大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來却是被雞驅

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樂處故退之云東吳游宦鄉是也八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守杭會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其閒又有經生于郡政殊無所補衆所



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觀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痒何

水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閒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于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閒吳僧文瑩尤能詩其詞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槩舉有渚宮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于世可見也

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父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



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  
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  
皆類此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于世  
多爲士大夫之口實慶歷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  
經過赴會至于席上談詩嘲噤可厭宋公厭之因顧  
望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謂坐客胡恢  
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  
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

馬遵責守宜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玉以鐵  
鎖絕江遵于錢筵倚醉令官妓剝榼實而食眷眷若  
畱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梅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  
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逮  
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扁舟  
江上去無蹤扁一作仙又牙鐵鎖漫橫絕濕櫓不驚潭底  
龍斷腸吳姬指如笋欲剝玉榼將何從短翎水鴨飛  
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埽病驄馬塵沙歷盡  
空籠鍾蓋謂是也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  
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  
歲

臨漢隱居詩話終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幼爽邁善屬文博綜羣籍喜談  
朝野事壘壘終日然其爲人有口而無行于曾布爲  
婦弟恃其勢頗爲鄉里患苦嘗在試院以事上請歐  
主文幾斃坐此不許應取旣不得志乃紀其少時公  
卿閒所聞爲東軒筆錄一書皆用私意誣衊前人心  
喜章惇數稱其長其是非多不可信又撰志怪集括  
異志倦遊錄皆託之武人張師正而自爲之序最後  
假梅堯臣之名作碧雲騷至毀及范文正而天下駭  
然矣晚節卜居漢上爲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主于



優柔感諷深以豪縱怒張爲戒殊不類其爲人雖閒  
一稱引章惇且目王介甫爲孟子後一人爲後世口  
實而援據古今挖揚風雅尚未獲戾于正人似差勝  
于東軒諸錄耳偶得善本校而刊之覽者或不以爲  
病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  
齋

澠南詩話卷一

橐城 王若虛 從之 著

世所傳千註杜詩其閒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  
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  
別行爲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真蓋後人依倣而作欲  
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  
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  
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  
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



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閒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閒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敘人亦必先此嘗與甘肅及新添之詩則嘖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



爲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見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管乘閒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

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



言而能道之所以爲貴子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荅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子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

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荅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



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  
暵死也淇駒父巖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  
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  
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  
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  
暫容得順適于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  
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于平素乃能辨  
其大利害于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  
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

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  
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  
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  
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若溪  
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  
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  
范氏所記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  
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



幾醉明皇凡幾召而于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  
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卽字  
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  
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卑鵬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  
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  
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至初無俗  
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  
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  
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殫斯其所  
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  
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  
天下之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  
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  
二字甚不安歐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堙處遂



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盃琖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旣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荅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男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旣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



故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于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子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明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



哉

樂天詩云楚主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  
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  
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  
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  
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  
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  
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喻鬚悲鳴口  
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  
矣

郊寒白俗詩人頗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  
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  
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  
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  
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淳南詩話卷一

橐城 王若虛 從之 著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卽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日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



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荆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長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于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茅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大過及觀庾信荅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  
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  
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  
詩人夫所貴于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  
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  
曰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  
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于心  
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  
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  
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  
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僞未知而先論  
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  
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  
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  
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  
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



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宿棲以其不棲不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本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本哉

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卽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茗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嘯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茗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已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小不諧律呂蓋

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和詩耳此言得之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閒及于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媒人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茹  
荆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  
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  
之未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  
或以是相勝而口趨于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  
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  
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  
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  
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  
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  
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子爲文至多  
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  
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  
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  
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  
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



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元魯直欲爲東坡之邁  
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  
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  
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  
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  
坡不荅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卧聽疎疎還密  
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  
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于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

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  
飛時片片又何輕魯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  
罷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  
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  
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  
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  
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  
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于世



又云如蝸蚌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動風發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曾直已足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

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寧云我白頭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



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  
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  
須壁閒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  
後之語安知其爲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  
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  
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  
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  
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  
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閒與此  
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元真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  
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子謂  
此皆爲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  
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  
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



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入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密更微園客蠶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畱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稟城 王若虛 從之 著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臥雲龍真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  
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  
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  
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  
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奕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  
爲棊眼不慚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邪不然安可  
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田元鄙人升堂與八室只在一  
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  
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  
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  
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邪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  
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



事

弔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閒父子情既下  
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  
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  
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  
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  
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

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  
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  
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謗人若謗人可是怪事竹莊  
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  
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閒偶談及之客皆絕  
倒也

山谷贈小鬟鵝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  
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  
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室



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尙嫩如葦蕸梢頭二月初  
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  
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  
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  
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  
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  
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  
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  
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  
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  
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  
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  
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  
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



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弊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于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閒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遊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



湖南言言卷三  
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  
耳荅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  
骨亦猶是也

且食其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  
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  
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閒巧不道人  
閒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  
巧畀人閒定卻向人閒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  
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荅荅荅

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未作方日趨于  
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  
士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  
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  
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  
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  
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  
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緇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子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丈

夫比之特為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為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晢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麤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為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  
餘妖鍾此根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  
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綠華命意而  
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  
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  
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  
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  
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  
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

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  
以其題猶惑也尙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  
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  
其弊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  
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  
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  
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  
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



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  
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按曹元象一作曾元象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  
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  
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伴而狂吠  
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  
廢江河萬古流也

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  
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

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同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  
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恒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  
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  
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  
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  
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是畝字意其不  
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  
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



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  
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  
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  
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江蓋不知此出  
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  
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鰾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

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  
子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  
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  
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  
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  
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  
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  
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



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澈之氣以滌除惡味耳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閒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

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我使後人所作可



到三百篇亦不有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目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閒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